

# 追寻失落已久的乡音雅曲

## ——宁波国家级“非遗”四明南词的传承之路

本报记者 周燕波 海曙记者站 朱尹莹

5月14日上午，3位年轻人走进海曙区文化馆一间音乐教室，来参加四明南词培训班学员招考面试。面试的老师是四明南词的省级非遗传承人陈祥源和陈雪芸。虽然报名人数太少有点遗憾，不过他们为现在社会上开始有年轻人喜欢四明南词感到欣慰。

目前，陈祥源与妻子陈雪芸，精心培育着一批以学生为主的年轻传承人，期望四明南词这朵曲艺奇葩重新绽放，散发清幽之香……

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四明南词，又称“宁波文书”，是一种集说、噱、弹、唱、演于一体的说唱艺术，起源于明末清初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。在宁波的地方曲艺界中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形象的说法：“南词唱华堂，评话进茶坊，走书下农庄。”简练、准确地道出了四明南词、宁波评话、宁波走书这三类典型地方曲艺的不同特色。四明南词辞藻华丽典雅、曲调繁复优美，特别是罕见的支声复调悦耳动人。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原主席马来法对四明南词评价很高，把它尊为“浙江曲艺中的贵族”，“就像戏曲中的昆曲”。旧时艺人多在寿诞、喜庆的堂会上演唱，新中国成立后，

2003年，国家启动抢救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程。不能让曾经风华绝代的四明南词成为绝唱！为抢救和保护已属濒危曲种的四明南词，陈祥源组织曲艺班同事励成龙、钱元明、陈雪芸等人搜集四明南词的珍贵资料。从2002年至今，他们编撰、出版了《宁波传统曲艺作品精选·四明南词卷》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丛书·四明南词》等一批书籍，整理、汇集了一批曲谱油印本、手抄本和经典唱段音带、唱片等，整理了《珍珠塔》《双珠凤》《玉蜻蜓》《何文秀》《雨雪亭》等一批四明南词经典书目。陈祥源妻子陈雪芸在这个过程中做了许多辅助工作。例如，在整理《何文秀》书目时，发现其中遗缺了几回书，陈雪芸

三位弟子虽然十分热爱四明南词，然而终因年龄过大、工作太忙、学业太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学习时断时续，演艺水平进一步提升遇到瓶颈。陈祥源、陈雪芸想到再扩招一批年轻的弟子。就这样，2013年，郑诗谣、陈禹含、吴怡彤、何祺昆4名小学生成了四明南词传承新苗子。这4名小学生的家长希望孩子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因此他们非常支持孩子学习四明南词。

每逢周六上午，在家长的陪同下，小姑娘们风雨无阻地来到海曙区文化馆，参加四明南词培训班，向陈雪芸学习演唱及琵琶弹奏。陈雪芸针对小学生的年龄

近年来，通过报纸宣传、电视节目联播、电台录音、网站讲座、展演等多种媒体平台的传播，并结合校园、社区的示范表演、培训讲座等，“可以说，现在四明南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，也引来了好几个自愿学习者。”陈祥源介绍，现在他把传承队伍分成两批，一批是前面提到的小姑娘，另一批就是成年学员。成年学员中，



陈雪芸、陈祥源正在带领弟子表演四明南词(海曙区文化馆提供)



王真真(右二)等五名成年弟子正在向陈雪芸、陈祥源学习四明南词

## 四明南词 几度兴衰

它开始走向大众，常在剧院、书场、大会堂等公共文化场所演出。陈祥源解释说，四明南词原本脱胎于明末清初文人雅士之间的丝竹社、诗词歌赋社，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职业性的表演艺术，所以它比其他孕育于乡间田头的曲艺显得含蓄、文雅。四明南词在清道光年间到民国时期十分繁荣，后因抗日战争爆发，四明南词消隐退。解放后，四明南词又开始复苏繁荣。1959年，宁波成立了戏曲学校(曲艺班)，这个班招收培养了两批四明南词的

## 保护传承 刻不容缓

硬是凭着超人的记忆力，一字一句地把这几回书记录下来，使该书得以完整保存。2006年，陈祥源、励成龙、陈雪芸、钱元明、陈祖蕾、丁德伟6位老艺人自发组建了一个四明南词的演出组，一有机会就去各类文艺活动中展演四明南词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人们又听到久违了的四明南词。2008年，四明南词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四明南词的保护与传承更是得到了政府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注。

然而，由于四明南词艺人流失太多，演艺荒废太久，整个宁波能

## 稚嫩童音 唱响雅曲

特点，精心设计唱腔、曲谱，力求用科学的方法让她们更快地掌握四明南词的学习要领。2014年，这群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在全省“最具地域特色曲艺大赛”中获得了优秀展演奖，在陈雪芸、陈祥源的悉心调教下，如今她们已学会了5首四明南词开篇。去年10月，在全市少儿曲艺比赛中，她们边弹边唱表演开篇《蝴蝶姑娘做亲》，成功摘取金奖。

陈祥源介绍，这几名小姑娘学习蛮努力的，比如，来自华泰小学

## 传承之路 路在脚下

有王真真、朱乐美、胡汉静等人，她们有的是机关工作人员，有的是自由职业者，还有的是陪同孩子学习的家长。在这批成年学员中，像王真真、朱乐美之前学过声乐、京剧，不但形象、嗓音条件

好，而且领悟力强，所以进步神速。“加上她们学习很用心，如王真真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听四明南词的录音，学了几个月，就掌握了好几首开篇演唱，很不容易。”说起“得意弟子”，陈雪芸和陈祥源赞不绝口。

虽然比起以前，传承前景好了不少，但陈雪芸还是不“满足”。她说，至今能上台演出的也就五六个人，需要再培养出10来个新人，才可以组建一个相对固定、扎实的演出团队。“但愿这次招到的孩子和年轻人中能出几个好苗子，也希望有更多喜欢曲艺的年轻人加入到四明南词的传承队伍里来。”她的言语中透出殷切的期待。

源三人组合常常奔赴各地演出。“四明南词当时还是很受观众欢迎的，我们不但在宁波城乡演出，还到舟山、台州、黄岩等地演出，经常演出的书目有《何文秀》《血染图》《武必松》等，几乎场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”陈雪芸回忆当时四明南词的盛景，眼神里仍充满眷恋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随着电视节目和流行音乐的兴起，四明南词的观众不断流失。1982年，市曲艺团解散，许多艺人各奔东西。在以后的20多年岁月中，四明南词似乎再也没有机会正式在舞台上呈现了，这朵曲艺之花逐渐枯萎，宁波百姓曾经熟悉的一段段悠扬清雅乡音唱腔，就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飘越越远，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……

既要学会唱，还要掌握三弦、琵琶等民族乐器的弹奏，与其他曲艺相比，它对传承者的文化、音乐素养要求更高，就算有些人喜欢四明南词，但如此高的入门门槛也让他们心存顾虑，甚至打消学艺的念头。因此，四明南词的传承难度可想而知。

2011年，作为四明南词的保护单位与传承基地，海曙区文化馆面向市民开办了四明南词的非遗讲座课堂，普及、弘扬四明南词的历史文化。这个课堂吸引了一批对四明南词感兴趣的市民。也就在那一年，陈祥源、陈雪芸招到了三名有决心传习四明南词的弟子：退休职工唐雅琴、青年个体户黄敏及小学生邵品瑜。不到两年时间，她们在陈雪芸的带领下，在民乐剧场登台演出，上电视台表演……人们依稀看到了四明南词的传承希望。

篇《天一阁》。今年4月，海曙区文化馆向社会公开招收四明南词培训班学员，于是，这7名学过声乐、琵琶的小姑娘加入了培训班。“这些孩子中，我们发现了好几个很有表演天赋和发展潜力的好苗子，只要她们能坚持学下去，我想再过两三年，她们就有望登台表演，甚至可以去冲刺比赛。”陈祥源说到这里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虽然有了这些正在茁壮成长的新苗，陈祥源却对四明南词的传承仍不敢抱以太乐观的态度。他告诉记者，他今年70岁了，陈雪芸也67岁了，他们的身体、精力一年比一年差，因此尽快培养出一批四明南词好苗子显得尤为迫切。

当陈祥源听说今年宁波外事(文艺)学校要招甬剧专业班学生时，他露出羡慕的神色：“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可能也就剩下10年左右的时间挑这个传承担子了，如果外事学校也能开设四明南词专业班就好了，依我看来，这是培养接班人最快捷、高效的途径了。”他还希望政府部门今后加大扶持力度，最好有规划性对四明南词进行保护。比如，在日常的传承教学中多提供一些传播、弘扬四明南词文化的平台，多提供展演的机会和舞台，并在经费、人员保障方面给予倾斜支持等。

“四明南词的传承非一朝一夕之事，传承之路还很漫长、艰难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在各方的努力下，现在总算有了转机，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。”陈祥源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四明南词薪火相传，再现勃勃生机。

眼前的他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年轻。莫非，正应了那句“踏遍青山人未老，风景这边独好”的词意。

为了绘画艺术，他踏遍青山，在崇山峻岭、渔村海岛、旷野田畴留下了踏实的足迹。

他笔下的南国书城、港湾胜景、四明山水，就是浙东大地上一曲曲无声的恋歌。

# 水远山长看不足

## ——记山水画家陈承豹

赵淑萍

1945年出生的他，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(现中国美院)国画系，曾师从吴弗之、卢坤峰教授学花鸟画，师从陆维钊教授学书法。人物画则受李震坚、方增先、宋忠元、顾生岳、吴山明诸教授指点。1980年后主攻山水画，授业恩师为童中焘、孔仲起教授。

他的山水画，传统意境和生活情趣交融，古典意蕴中透露出现代气息，“严谨而松动，丰满而虚灵”，布局的缜密得当和笔墨的概括大气显现出胸中丘壑。表现手法多变，大写意、兼工带写、工笔画等，摇曳多姿，收放自如。

他，陈承豹，号竹溪子、砚香室主，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，宁波画院副院长，浙江当代中国画研究院特聘画师，浙江省书法研究会常务理事。其山水画作品有7次入选全国大展，其中3次获奖。

陈承豹的故乡，是浙江宁海。母亲年轻时擅长传统民间绘画，灶神、门神、钟馗、仕女、动物、花卉、风景……随意落笔就栩栩如生，逢年过节，邻居们经常请她去画门神。陈承豹族中的亲戚，也多有通文墨的，尤其是他的堂叔陈绍祖，能书善画，小闻乡里。耳濡目染，陈承豹从小就爱上了绘画，经常在纸上涂鸦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他执着地迷恋上传统绘画——花鸟画。他开始临摹《芥子园画传》。当时，他在宁海城南小学任教，宁海中学有一位老师柴时道，年近五旬，花鸟画在浙东乃至浙江省内外有一定的影响。1967年夏天，宁海县教育系统举行“教育革命成果展览”，让柴时道主要负责，筹备展览的办公地点恰好设在城南小学，陈承豹得以做柴老师的助手。在将近一个月的筹展过程中，他不仅向柴老师请教有关展览的版面设计、插图创意、美术字书写等，还不时请教花鸟画技法。柴老师悉心指点，谆谆教诲：“学习中国画的人，必须重视书法的练习，因为书法的用笔与国画的用笔相通，而且中国画必定要用书法题跋。书法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规范艺术，自律性很强，所以要规范临帖，必要时还可以查阅书法字典。”这些话，令陈承豹一辈子受用。后来，他在绘画创作的同时，锲而不舍，一直坚持研习书法。现在，他的行草书法，受到不少人的青睐。当年，柴时道还说了一句中肯的话：“你如选定学习传统绘画为终生事业，以后就要争取到浙江美院去进修，最好是系统地学习几年。”想不到柴先生的这一提议，后来竟成为他“二进浙江美院”的动力。

浙江美院是中国美院的前身，位于西子湖畔，人文荟萃，大家辈出。陈承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随老师们去莫干山写生，莫干山上，幽篁遍地，凉风习习。他亲眼看到李震坚为一位女青年写生，驾轻就熟，尤其是画一头浓发时，大笔泼墨，一卷到底，一气呵成，如此酣畅淋漓！陈承豹受到了极大的震撼。此外，顾生岳的速写用笔练熟，造型精准，神态生动；吴山明的动态速写堪称一流。浙派人物画在



陈承豹

全国的中国画教学和创作上有深远的影响，陈承豹被深深吸引，一度，他的创作以人物画为主。

与姜宝林的一次夜谈，在他心里激起了波澜。曾就读于浙江美院、后考入中央美院为李可染研究生的姜宝林，当时还在奉化文化馆工作。一次，姜宝林出差到杭州，住在还就读于美院的陈承豹的学生宿舍，正好在他的上铺。那天晚上，姜宝林大力宣讲美术史，竭力宣扬山水画。陈承豹听得怦然心动，这次夜谈在他心中埋下了山水画的种子。

1980年秋天，童中焘、孔仲起带着一批大学本科山水画学生到宁波写生。那年，陈承豹已经从宁海文化馆调入宁波地区群艺馆。作为学生，他从童童到奉化，一路相陪。正是这一次，他感同身受，对山水画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从此，他的艺术重点由人物画转到山水画。

艺术上从来没有捷径可走。元代的黄公望，常常携带皮囊，里面放着画具，一遇到山中胜景，就拿出国具，摹写下来。清代石涛更是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。陈承豹常常以此自勉。他背着画板，跋山涉水，深入莽莽的四明山腹地，竹海听涛，林下观泉，看晨昏雨雾，赏霁月光风。他在甌江卧卧听雨，在佛地朝暮赏景，到黄山悬崖探险，到峨眉登道览胜……他积累了数以千计的写生素材。所经之处，不仅用笔墨，而且用文字来描绘大自然绮丽的景观。

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。只有搜妙创真，才能胸有丘壑、下笔如神。陈承豹还长期浸淫于散文、诗词、音乐之中，故而他的作品散溢着清雅的文人氣息。同时，他又追求时代精神，力求打破程式。在四明山中，他欣赏着竹海中山民的房子，红色的瓦顶，白色的墙垣，高高的墙脚用拙朴的石头垒砌，这是由于山村地形原因而呈现出的一种房屋特征。这种刚健朴素的美，让他兴奋不已。“为什么山水画中的建筑物一定是残垣破舍呢？以新房子、新事物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不好吗？”1989年，他以四明山为题材的画作《山家》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并获省优秀奖、市一等奖。四年一届的全国大展，很难攻克，因为，从事山水花鸟画创作的画家太多了，如果在表现风格、主题和笔墨技巧上没有个性和新意，又怎么能够打动评委呢？而让评委动心的，恰是由于他深入生活从而在画作中充盈的生气和灵气。后来，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，《一路春风》《茶乡春早》《南国书城》《港湾之晨》《集装箱走向全球》等，无不透露出浓浓的时代气息，蕴含着深沉的爱国恋乡的情怀和向上的精神。

在陈承豹的书房里，摆着他自绘的兰花和几幅山水画。看着那幽姿雅韵的兰花，你会感到心灵的馨香；看着那意境深邃的山水，你会感到人生境界的旷达。水远山长看不足，天高地阔乐无穷！



陈承豹山水作品